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一至
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勲伐

非常之績待豪俊而後成不世之才因艱虞而斯顯莫
不扶大義以立節上忠本朝掃羣寇而戡難外勤遠略
於是多士慕嚮四遠向風用能赫然奮庸光於當世使
其念德不怠居安思危知乎夫不可逃盈難久恃收邪

謀于改物頓禍心于問鼎考存亡之至數審邪正之大
倫則康定之功參伊周而論德忠厚之節亘鍾鼎以垂
芳者矣此之不為亡於何有觀其通變之略制勝之謀
寧前智而後愚固百慮而一致蓋善惡詭趣安危異效
其故何哉逆順之勢殊而億兆之心異也

前涼張軌初為晉散騎常侍欲求涼州公卿亦舉軌才
堪御遠惠帝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
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

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
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
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
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懷帝永嘉初會東羌校尉
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裔言於軌曰今
日韓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
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
焉遣中督護氾瑗率眾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

紛撓收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
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
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
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
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
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
勢軌別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
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

一時名士咸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龔乃止更以侍中
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
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
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
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
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
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
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

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卻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恩劉陶守闕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

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
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
方尋以子實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
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
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于洪流望
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
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涕流曰人悞我
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實歸罪南討曹祛走之

張坦至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
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實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
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
寧祛遣麴晁拒戰于黃阪實詭道出浩亶戰于破羌
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郿國
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

張寶初仕晉為議郎及還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進
爵福祿縣侯累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父軌卒州人推寶

攝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寶遣都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寶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實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都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異內不和親焉能服

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
孤耳也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璞與張閭夾擊大敗會
愍帝訃問至南陽王保鎮上邽自稱晉王遣使拜寔征
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為陳安所敗
氏羌皆應之保窮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
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
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劉曜
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

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繇是恃險遠頗自驕恣張茂嗣其兄寔為涼州牧晉元帝永昌初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張駿嗣其季父茂為涼州牧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

衛石門侯和澠州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

前趙劉元海初仕晉為建威將軍五部都督封漢光鄉
侯惠帝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
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
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
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
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下同編戶今司
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

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
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
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
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請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
為皇太子以元海為太弟屯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
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
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
軍王俊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

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
以赴國難頴曰五部之衆可以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
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當耶吾欲奉乘輿還雒陽避其
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
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
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
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
雒陽可復至乎縱達雒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

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
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
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頽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
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
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祈弘率鮮卑攻鄴頽
敗挾天子南奔雒陽元海曰頽不用吾言軍自奔潰真
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
晏左獨鹿王劉延年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

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
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
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
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
烏丸可以為援柰何拒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
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眾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
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為崇岡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
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

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
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
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
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吳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
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
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
於南郊僭即漢王位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神主以祭
之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

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苻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拒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阪懷帝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遷都平陽

後趙石勒晉末以胡奴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逵明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曠

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
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騷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
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惠帝如鄴宮
王浚以穎凌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帝南奔碓陽
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
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憂乃奏議廢穎
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
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

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
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
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
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收人劫掠郡縣繫囚
入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
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
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
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

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
懼使苟晞王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
勒死之乞活田禪帥衆五萬救勒逆戰敗禪與晞等
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
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
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
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
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

為所昵因說匄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拒而不從
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皆有所屬
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
于矣宜早為之計匄督等素無智略懼部眾之貳已也
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匄督為親漢王莫突為
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
匄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
利度亦有眾三千壁于樂平劉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

偽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利度大悅度結為兄弟使
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服已
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
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
歸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
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
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罷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

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及元海僭號授勒平東大將軍於是勒并軍寇鄴鄴潰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中丘進軍攻鉅鹿常山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使其將張斯率騎詣井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

憲自雒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拒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勒與閻羆攻渚園苑市二壘陷之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東襲郵城因攻倉垣遂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武德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率衆四萬寇雒陽勒率騎二萬會

之遂至雒川聚出輟轅勒出成臯闕圍陳留太守王瓚於倉垣為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濟河攻襄城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寔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

有三日而尅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
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隔
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率精騎三萬攻
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
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北寇新蔡進陷許
昌初東海王越率雒陽之衆二十萬討勒越薨于軍衆
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
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因率精騎三萬

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雒陽陷之勒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彌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窺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窺書勒殺之窺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為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

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因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井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窳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嘗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迴軍擊瑞

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司馬上黨李顯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誅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

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瓚謀叛勅勸害
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
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十石以下稅其義穀
以供軍士勒侵壽春無功而還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
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潛渡懼水邀之會
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
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
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

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間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振豐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於勒劉聰署勒為冀州牧進封上黨郡公邑五萬戶時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

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柅匹礮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
城隍未脩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
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
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
寡恐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
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
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
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

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柁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柁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柁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柁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柁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葺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葺

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東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納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闔綜獻捷于劉聰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

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浚大悅勒於是輕騎襲幽州晨至薊北門者開門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送襄國市斬之以晉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劉聰以平幽州之勲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勒之在襄國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

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
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不受
聰死其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
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
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
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
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
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

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部落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斬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卜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春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

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
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
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于劉曜晉彭
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
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軍征東劉暢救明勒令
舍師於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西奔粟邑
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祭
以下百餘尸葬之徙軍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

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惟

事君之體當資舜奉鬻叟之義故復推崇今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哉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於是置大醫尚方御府諸令及挈壺署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五讓而後許之

石季龍初以勒從子拜征虜將軍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攻

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郡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闕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累封中山公攻段匹磾于厭次降之人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攻陷之又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于廣固降之及劉曜子熙等去長安

奔于上邽勒遣季龍討之季龍尅上邽進攻集木且羗
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勒僭號天王以季龍
為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勲伐第二

前燕慕容廆晉武帝時為鮮卑都督太康十年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惠帝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圍棘城

龐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龐自稱鮮卑大單于時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爭歸附者日月相繼龐子翰言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繇

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甚遼東
傾沒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
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
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
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
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
棘城立遼東郡而歸其後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陰
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元帝大興

初三國伐虜虜以計間之二國引兵而歸唯宇文悉獨官攻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世子旣推鋒於前庶長子翰領精騎為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乃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元帝遣使者拜虜平州牧遼東郡公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旣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

使通和虜拒之送其使於建業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
虜虜遣鮑拒之以裴疑為右部都率索頭為右翼命其
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
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
慕容皝初為平北將軍封朝鮮公嗣父虜行平州刺史
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
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
城而還其後皝又自征遼東尅襄平徙遼東大姓於棘

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段遼弟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為蘭聲援玠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遜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歸于京師玠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

師討遼季龍於是摠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拒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二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其子恪等率騎三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二萬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成帝拜皝大將

軍封燕王成帝咸康七年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庶兄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拒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凡都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凡都而歸明年釗遣使臣稱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

淺渾伐黠黠遣翰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尋
又率騎一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子垂為前鋒歸使其
驍將涉奕于盡衆拒翰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
北黠又遣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
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尅之虜其王
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慕容儁嗣其父黠為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明年儁率三
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

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僞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
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丸城而還及冉閔殺石
祗僭稱大號僞遣慕容恪畧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
魯口降之遂進攻鄴尅其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
物于中山晉穆帝永和八年遂僭即帝位

前秦苻洪本姓蒲父懷歸為部落小帥永嘉之亂洪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
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

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
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
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
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
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季龍死
石遵即位洪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
十萬餘永和六年穆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
諸軍事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

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
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苻健嗣父洪位去秦
王稱晉爵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
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
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
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
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
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

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拒健策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

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穆帝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八年僭即帝位

後秦姚弋仲父迴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永嘉之亂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啟石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季龍執權弋

仲率部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
襄平縣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季龍
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
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謂季龍曰犢等因
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
前鋒使一舉而了乃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
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
責不於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

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姚萇初為苻堅揚武將軍累遷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
堅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
州諸軍事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
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
長史趙郡詣堅謝罪堅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
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
餘家咸推萇為盟主晉孝武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萬年秦王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
赴長安萇自貳縣要敗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
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畧地至安定鎮北諸
城盡降之時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
安堅司隸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
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
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
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遂僭即帝位

姚興嗣父萇偽位使征西姚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
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
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乾歸以窮
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
之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姚詳等分督租運諸軍
事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
拒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果敢兼人
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

長安

後蜀李特初居畧陽晉惠帝元康中隨流人入蜀永康
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廝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
代廝廝遂謀叛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
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它氏
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降廝廝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
北道其後廝惡庠齊整以事誅之并殺子姪宗族三十
餘人廝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

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于廡閣下手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廡心腹也特兄弟既以怨廡引兵歸縣竹廡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捷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恐不知所為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

乘船走至慶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厭長史袁合及厭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雒陽陳厭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

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宣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例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為己功乃寢朝命

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
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
又令梓潼太守張演于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
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郡逼遣人人
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
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
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
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

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部之豪李任閣趙楊上官及氏
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
鞭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
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閣式詣羅尚求申期
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嘆曰無寇而城讐必
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
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
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

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繇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必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必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應復縱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都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

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兵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魯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誠去矣昔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大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闔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懼

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
為太守進兵攻尚于成都闔式遺書與尚責其信用讒
搆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
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于梁寧二州於是特
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
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
始為威武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
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

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
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揆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閻
式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
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
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為特所敗乃阻
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拒河間
王顥遣都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
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都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

命蕩雄襲博特射擊張龜龜敗績死者大半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晉孝武大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大赦其境內

李流兄特承制以流為鎮東將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

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蹇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旬何冲二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郡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觸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

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畧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衆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舉求為汶山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

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
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
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
識斷多竒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
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

李雄父特承制以雄為前將軍特弟流死雄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
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

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尅成都于時雄
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
下江陽南入七郡僭稱成都王又僭即帝位遣李國李
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
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
萬討南夷校尉李毅等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
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
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義張金苟等殺離及闔式以梓

潼歸于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尅時李國鎮已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已西降尚雄乃引歸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大赦改元

後涼呂光畧陽氐人初仕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又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

重之鎮雒陽以光為長入為太子右率蜀人李馬聚眾
二萬攻逼益州堅乃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
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堅既平山
東士馬彊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
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摠兵七萬鐵
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
農楊穎為西府佐將行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
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

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
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
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
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軍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
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
拒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
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馳徙城外人入于城
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

寶請救獯胡獯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羈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

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傑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拒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使遣子裔與振威姚皓別

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
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
擊裔大敗裔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
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
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羗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
太守封武始侯其餘封拜各有差以主簿尉祐為寧遠
將軍金城太守祐自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
鷓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之隨敗奔祐光將姜飛

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

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閩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韃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于良莠爾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畧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裔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

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
為姚萇所害乃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
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
州牧酒泉公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勲伐第三

後燕慕容垂慕容皝子也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敢侵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說慕容儁伐之儁以垂為

前鋒都督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
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荆兗
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
累迹及慕容暉嗣位垂敗晉將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
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金奔
于苻堅堅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
戶垂在堅朝歷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
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萬餘騎奔垂垂以

兵屬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
戎狄堅許之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
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
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揮告丁零翟
斌聚衆謀逼雒陽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
騎一千為垂之副以討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
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至河內殺飛
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

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及至雒陽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謀于眾曰雒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眾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至滎陽以晉孝武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攻拔鄴郭不固守中城垂墜而圍之擁漳水以灌之翟斌密應符丕決防潰水事洩垂誅

之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
都中山之意慕容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為
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其後
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
即位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
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
鎮北苻亮等悉降慕容盛初以慕容寶庶長子封長樂
王寶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京因

斬蘭汗以長樂王稱制先是慕容竒聚衆于建安亦將
討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金討竒竒擊滅之進屯
乙連盛既斬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
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
執竒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于是僭即尊位

西秦乞伏國仁代其父司繁為符堅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及
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顏叛
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顏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

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

英豪之舉吾雖簿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滏川甘松匡朋白馬堯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

南燕慕容德初以慕容雋之弟封范陽王後從慕容垂如鄴及垂稱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遷司徒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為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

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
圍鄴德遣將追破章軍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
薊慕容詳又僭號中山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
南夏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于
滑臺依燕元故事稱元年

北涼沮渠蒙遜雄傑有英略會伯叔羅仇麴粥從呂光
征河西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
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

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輕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蒼翟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實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世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

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偕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承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業既殺門下侍郎馬權蒙遜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

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神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罹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北至氏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

庸等攻蒙遜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
掖昂元子承爰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
西何在軍人曰在此蒙遜斬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梁中
庸田昂等推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義
熙八年僭即西河王位

夏赫連勃勃初以西單于子為後魏所敗奔於叱干部
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
妻之姚興以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遷持節安北將軍

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没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衆數萬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勃勃初僭號求婚于秃髮擗擗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餘衆伐之殺傷萬餘人掠二萬七千口牛

馬羊數十萬而還捩擅追之勃勃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千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又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崗及于五井掠平涼

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設伏擒之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堡人窮迫執奚出降勃勃又攻興將金維生于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悉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尅之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

邦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
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戎馬
二萬匹進攻興將党知隆于東鄉降之徙其三千餘戶
于二城姚興鎮壯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以為軍師中
郎將又攻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尅之執逵及其將姚
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敞等姚興死子泓立泓將姚嵩
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
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尅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

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其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其後姚泓為宋高祖所滅高祖留子義貞鎮長安勃勃以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關中郡縣悉降宋高祖召義貞東鎮雒陽以朱齡石守長安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

吳楊行密廬州人唐僖宗廣明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

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啟初秦宗權授淮右頻寇
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
募往必有獲得補為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虜勇
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
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
失政委任祿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
譖自高郵起兵襲廣陵為用之所却乃乞師於宣州秦
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

三千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遂署師鐸為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據揚州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偽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州少長皆

死同坎瘞於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
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畧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
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饑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
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
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為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
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呂用之過
行密於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挺瘞於所居之
廡下寇平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闕兵

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據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太梁陳歸附之意是自梁太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信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來淳然有拒命之意梁祖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

廬江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一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為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至子涓乃僭號

漢劉隱唐末為廣州右都押衙領賀水鎮將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廣州牙將盧琚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琚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賦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為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為留後然久未即真及梁祖為元

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
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梁祖郊裡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
郡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

蜀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於忠武軍秦宗權據蔡
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侯廣明中黃巢
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為巢將領眾攻襄鄧宗權遣
小校鹿晏弘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

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為八都晏弘與建各一都頭也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弘因自為留後以建等領屬部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忍虐繇是部眾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偽待之厚引入卧内二建懼夜登城慰守俾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意疑

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為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遥領刺史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建等素為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已乃出五將為郡守以建為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已屢召之建不

安其郡因招合谿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臨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琪棄城而去建攻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於闕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遣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於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即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朗曰十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

太師求一大郡是所願也即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脩城守建怒遂據漢川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彼何為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北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轅而東但不省太師反

為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
且欲寄食漢川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浹旬建盡取
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尅而退復保漢川月
餘大剽蜀士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宣出兵來援建解
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
復攻成都敬宣患之顧彥郎亦懼侵已昭宗即位彥郎
表請雪建擇大臣為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
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郎楊守

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為牙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未効餉運久不相屬近聞雒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面與主上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於行府門外擒昭度親吏齧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至於是耶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纔出劔門建即嚴兵守門不納東

師月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
令攷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已知聞有
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
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
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
子之義何嫌也是夜令攷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
泣謝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
如舊翌日敬瑄啓闕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

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
龍紀元年也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為刺史既
行建令人殺之於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
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畧意嘗難測既有
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
朗卒弟彥暉代為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間密
構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闕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

順未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於鳳翔李茂貞出師援之建即圍解自是兩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泊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虜彥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脩好於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

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為建所有因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僅守有餘韓生所謂入為扞蔽出為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為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於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

利而還趙凝之失荆襄也弟明以其奴奔蜀建因得夔
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
帝於成都

閩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
蜂起有賊率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
為縣佐緒署為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尋
遣兵攻緒率眾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
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已之右者皆誅之潮

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具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為盟植劔於前祝曰拜此劔動者為將軍至潮拜劔躍於地衆以為神異即奉潮為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軍行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繇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

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於福州以潮為節度福建
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乾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梁
祖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乃僭即帝
位

唐李昇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本名知誥唐
天祐初楊行密卒其子渥嗣會佐衛都指揮使張顥殺
渥立其弟涓為帥溫尋殺顥涓偽授溫常州刺史溫留
廣陵遣昇知州事其後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

事時昇為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廨溫表移其治於金陵偽授溫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為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為天子僭稱大吳渭死又迎丹陽王溥於潤州即偽位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守太師中書令封東海王後唐天成二年卒昇

乃知內外左右軍至守太尉中書令尋封東海王晉天
福二年楊溥遜位于昇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
唐尊徐溫為義祖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三